

藤澤南
岳校疏

增補蘇批孟子

貞

仁 12
327
止



字
力三子

卷 4
327
11

蘭印

同文

○上義亦脫仁厚
從他為字生出我賊字以
折之却文先以順字觀由
我賊字
○物子曰告子亦儒者稱
道仁義世儒謂與學老
莊揚墨類故把柳章文義
不明
收二句用倒裝文法

此節言性本善順之而無
不善末節言性本無惡反
之而後為惡總見性非無
定體以破告子湍水之說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枳枸也。以人性為仁義猶
以杞柳為枳枸。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枳
枸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枳枸也。如將戕賊杞柳
而以為枳枸，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
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蘇云三句開
蘇云三句合
蘇云結得動義
轉有力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
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
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
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流。今夫
以上二字換他東西二字妙
蘇云文勢稍緩
蘇云入正意定善
蘇云急應

自前末也

且因告子借水喻性孟子亦全就水駁論最為確切

蘇云三反覆如層崖斷岸
○白羽白雪白玉之自我白之也

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

○有外恐在外訛

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者秦人之彘無以異於者吾彘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彘亦有外與孟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

○孟子曰下省子曰亭是法或以為脫籠桐哉

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

以管子曰兩或曰陪起今日皆非一句掃盡三說

○辨解物子曰恭者謂不自高也敬者謂有所尊崇而不敢忽也宋儒恭主容敬主心之說非矣

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

以清善驗性善
蘇云放闊
此八句中情善

此八句中性善
蘇云丹塗

以下八句中才善
蘇云應才

蘇云應才

提出天字并佳善源頭指出

增補蘇批孟子

三

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

蘇云：以非殊字變作同字，又以同字變似字一轉，精神燦然。

神燦然

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粃麥播種而

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

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

故龍子曰：一故字緊承聖人與我同類，實至聖心與我同然，却外用龍子極相淺之言，徐徐觀入，借粗

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履，我知其不

形精情味不竭

為蕢也。履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者

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

性與人殊，若犬馬之於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

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

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

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

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朱也有

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

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

蘇云：反覆比喻及正意如駿馬下峻坂，高屋建瓴，水勢不可遏，只至于心獨無所同然乎一句，幹轉筆力萬鈞。

晉南蘇比孟子

三

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此明人性之善，首節提出陷溺其心四字，便見性無不善處。舜麥二節就物之同引起人之同，提出聖人與我同類，龍子節至末又就形之同引起心之同，提出聖人先得我心，正見人之不異于聖而降才不殊也。通章重一心字，起處提明下面層層襯托，總以心理義之同見人性之皆善也。

蘇云：情思對照感概有味。

郊字牧字楷字皆死字活用法。

此節就山水借喻，以起下節伐之牧之兩層歸重牧之上，緊與下幾希對看。

賴義曰：題曰水說，是好小品文字，開韓柳淵源。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

正下收放

與首句應

蘇云：証第一節

蘇云：証第二節

○與人上恐脫不字

○有又也

○情一作性

操存正示以養字方上四句懸空說未句方點出心字是倒裝法。開口無或乎三字下二節意在言前無限歎息。

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

蘇云：第三節

蘇云：証第一節

蘇云：証第二節

蘇云：証第三節

蘇云：証第四節

蘇云：証結末意

亦與首句應

蘇云：証入喻

蘇云：三句更收

增補蘇批孟子

下孟

三六

孟子之子孟王既進見時
少而齊王之子孟子又聽
信不專併進見時亦與之
時王之不智又何怪焉下
節當進一步看
雖與俱學以上是順遞法
為是二句是翻弄法
非然也三字正坐實他不
專心致志言外神迴氣合
便隱有無或乎王之不智
在

○結語絕妙
蘇云二段對起
○此篇亦古文一法人唯
知簡短之為古而不知又
有此法

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奕之為數
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
也使奕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
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
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
然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
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
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

以此段引起下段

蘇云就承分析之意

三節宛轉提撕低徊反覆
要人認取極有意味

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
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
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
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
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
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
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
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
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

意分作兩層

蘇云反

蘇云又

蘇云進步

語結

可見人皆有之

緊從前節轉出

孟子卷之七

七

三

蘇云分開三節作波

可已不已殊非本心孟子說到此處直欲為此輩人放聲一慟矣

○而為之而似衍蓋上三而字有力

以雞犬之放糶出心之放是借粗淺處和形下二章以指形心以桐梓形身皆同此法

此種魚地也

一

三

厥正

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此言善惡之心人所固有首四節反覆播勸以明兼益其心自必舍生取義一一追出人皆有之一句來一簞食節驗明人皆有之萬鍾節見是後來喪失未節兩兩較量慨人自失本心正與人皆有

節相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推原意用倒點作收下節即便起接用筆靈緊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知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層跌法

蘇云結斬截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

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折跌出下句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無所愛無所愛則兼所養也無

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

從愛引起養從養分出善不善又從善不善分出貴

曾申蘇此孟子

下孟

民

賤大小又從尊賤大小分出大人小人

○賴養曰藏心字在中隱然不全說破亦自一法

正繳一節反掉一節總以終養其小者為小人之意而養其大者為大人之意自見

○辨解大者謂心也小者謂耳目也趨以大為性以小為情欲非

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蘇云兩山實賤大小以明

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

其大者為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楛櫟養其棘棘則為

賤場師焉養其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

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

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

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曰鈞是人

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

蘇云兩段引喻以後証前

蘇云兩段引喻以後証前

蘇云兩段引喻以後証前

蘇云先折

蘇云再折

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

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

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

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已者弗思

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樂善不倦四字為不類恐衍按北魏書蕭道生傳傳引此章無此四字

晉書 卷之五十一

七

○賴襄曰古人之論本自
依貼人情一語悟人了然
後世寧有之乎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
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
文繡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
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
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
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至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人

○賴襄曰取喻之法莫備
於此

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
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
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
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
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
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
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

○賴襄曰意對詞不對如
奇

人皆可為堯舜。原重一為字交以形體自負。是不知所為。孟子開口以為之而已。句斷定下徐行節言堯舜本不難為。子服節教之為末節使之自為。章內弗為耳。所不為也。歸而求之等句皆繳應亦為之而已矣。句。

奪之食。則得食。不糝。則不得食。則將糝之乎。踰東家牆而樓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妻。則將樓之乎。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

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

曹交亦勝更一輩人數

賴襄曰。直出一譬。不復扭合本事。此法唯孟子有此。

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宋將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

懷利者必去仁義懷仁義者必須去利補出子理始備亦兩節交互之法利不可言便當言仁義此比意思從對面想出但歸重不可言利一邊故收處仍用何必曰利一句繳轉

說抑先揚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推開說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

次句應前文正以決其不可也

鄒與任各國處守有專責平陸與齊近為相止輔理敘事中已伏下不得之鄒得之平陸之根

○問夕然之間不成享句分明有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之意妙在舍尊不露留在屋宇子口中方行說出

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閒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為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賴襄曰三難皆說客口氣孟子正色莊論對之用正兵也

○墟錢論削上有不字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蘇云就引仁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

蘇云三折

○微罪係魯之君相

蘇云總下三段

繇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

蘇云三段齊整莊重錯結古語氣勢甚稱

此節以巡狩述職為綱省耕省斂帶言八疆二段申巡狩之事言賞罰之權出天子一不朝三段申述職言征伐之權出天子是故天子二句單承上征伐立一案以起下樓伐之罪

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八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八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樓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

此節先列五霸之禁而以
犯禁一句斷諸侯罪案文
法與上節同

此章有殃民過制三意而
歸重在殃民以斷慎子罪
案戰勝齊以下是進一
步說見縱不殃民而土地
過制亦于先王之典况必
殺人耶駭挽到殃民上未

賓旅四命曰土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
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過羅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
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
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
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
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必慎子引之故未責慎子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

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
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

節當道志仁亦重仁一邊
然且二字便會未必一戰
能勝意語意仍歸注殃民
上去
着地非不足一折正見先
王定制凜然可畏

仁者不為解不可之意已
盡更以殺人句繳轉殃民
本旨
收句結應過制殃民

○者日間一有皆字

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

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

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

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

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

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

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

於仁而已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

以天子附諸侯

此層

專引齊魯

轉入管通制

緊接所損翻跌

○賴夏曰西魯平易唯而
結句古勁無敵故可謂

貉道句便見二十取一之
法可行于貉而不可行于
中國兩意俱到下即兩邊
申明

五穀一句是所出之少無
城郭三句是所費之少推
所出者少故所費自不能

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
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
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
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
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

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

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

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

多惜所費者少故所取亦
不必多相承遞下一句收
足

○按泔水者洪水也大字
似衍

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

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

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

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

壑水逆行謂之泔水泔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

吾子過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

○人將之人似指不好善人然語勢不順按宜刪之

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其為入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

○日知錄免死而已矣則亦不久而去矣故曰所去三

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發有奮飛之勢辭大聖故換字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

故字舉承上節推本天意將字與必先字相應所以字總承一氣貫注

然後知三字就上文三意看出有恍然而悟光景

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此二句虛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此四句實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盡心由于知性二句用逆知性則知天二句用順以知性作上下轉關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賴襄曰。有此兩語。道德五千言大藏一切皆可廢矣。

○在我者即天爵。在外者即人爵。

○辨解着者。顯於眼前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

○無耻之耻言不耻其耻也

○機巧術也朱趙以為機械泥字而義迂矣

以賢王引起賢士以見字引起臣字全用跌宕法

○遊道遊遊之遊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

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

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

囂人不知亦囂囂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

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

蘇云轉得好

蘇云結証昂截

蘇云接上生下

以凡民引起豪傑若夫二字為四句轉換而凡民豪傑在中間待興不待興在兩頭筆駁而活亦一逆一順法

○賴義曰古人議論不甚高務着實如此

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

無文王猶興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

怨殺者

○趙誼聖人如天過此世能化之存在此國其化如神

○或云得民下亦有脫字

通章用也字敘脚俱是點醒語又孟子一樣變法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韓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夫韓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

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有安社

○舜亦人非有冒冒而口也

孤臣孽子是疢疾達是德慧術知虛籠處用逆實証處用順 ○辨解此亦生於憂患之意

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天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

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

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己歸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

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

之家可以無飢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

蘇云即上文繳前語

蘇云二句承

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打轉節首謂字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

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

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

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

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觀水有術

○賴襄曰自是夷話非如蕭道成曰可使黃金如土也

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摩猶摩頂放踵猶云粉骨碎身也

貧賤者人心之飢渴也入
正意節用論學字面孟子
多用此法

○言假尔可笑則作其
有耳不似後人喋々真假
間指義曰宋儒對症之藥
也何不服用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
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
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為
棄井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
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太

蘇云此志字漸明白皎潔

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
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
志則篡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
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
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
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

○賴襄曰簡易

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

增補魚池孟子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
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
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挑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
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
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
忘天下

○此章亦強作其說耳足
論舜所用心而不切事情

○宮室二字可刪此以王
子在途之狀言之故宮室
為贅

○况居一句是眼目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
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王子宮室車馬衣
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
下之廣居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
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
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期之喪猶愈於已乎孟

增補孫比孟子

下孟

○五教固當錯用之未
解為由人異施者誤

子曰是猶或紕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
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
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
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
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
之所以教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
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

○辨解中虛字禮表記曰
鄉道而行中道而廢是中
與鄉對可以證也

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
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
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
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
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
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退速亦千古通弊宜顧
力行何如

○上急親之急務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順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通音結脉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

糜爛字馬字殉字俱下得帝營言

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

○損義曰隊和有毛奇此朱彝尊一輩於千載前一筆抹殺

○并國也

提綱

轉入書意二句

孟子補注比孟

孟子

孟子

○厥角字而見于古書至多應劭云厥頤也角頤角也蓋厥厥通以角蹶地也若朋者狀其厥之多而迅也

○果侍也

○亦戒戰鬪之也

湯好仁無敵

曰奚為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二千

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

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焉及其為天子也

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

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

聞耳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

○賴襄曰真經

○又曰古今國幣不出三言末句尤妙

曾南孫此孟子下孟

卷

蘇云文備低昂

事則財用不足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

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收句從聞風興起低回焉

手慨慕無窮

○人也下福州本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知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二十字為是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

隕厥問文王也

○憎如字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一句斷就入喻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

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撓望見馮婦趨

即借茅字作物欲字妙

○言由積年之力也

法 撫云以有答却說事亦

有性也命也一頓則有命有性句轉得尤有力兩不謂字斬截

○人字宜刪

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

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伸命抑性有命焉君子不謂性

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

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伸性抑命有性焉君子不

謂命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

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

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

○此章孟子自道也言其用力之厚其當此時豈別有與楊墨辯又甚於孟子者乎曹註非後讀焦循孟子正義其說符合矣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

君子以有才為幸小人以無才為幸信然

○上官朱注別官名

○業屨連讀趙註綴之有次事而未成也

○夫子以下孟子語

○見牛不殺是所不忍驅民戰之是忍藏爾則不履是所不為方鍾則不辨禮義是為不充其操者何獨於陵仲子而已乎

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慶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

○賴襄曰韓愈原數藍木

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飭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飭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

○正猶期也言期其言之行而爾也

于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荀卿曰道義重則輕王公矣與孟子此語同是戰國一種氣象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總上跌出下句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應鏡之何畏彼哉

古制何最重在我若無古制本領不免大言自誇耳安能貌之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諱名上加猶字者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

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願行行不願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闕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

○內在而色厲者所往皆然人士何可不修正心練

○賴襄曰到底非獨善者所以異後世議論

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

○其自台地步可見耳嗚呼道之為道隨世愈變自孟軻氏歿二千歲果竟無有乎爾

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諸國通書肆

東京 同 同 同 同 西京 加州金澤 紀州和哥山 防州山口 長門豊浦 豫州松山 筑前福岡 但馬豊岡 江州大津 播州姫路 大阪本町四丁目

北稻山 博長藤 中平宮 村玉山 由津本岡 島田中 野井村 川谷井 寄利莊 安宗輔 新傳臣 文喜孫 龜兵衛 市佐茂 兵衛衛 社衛衛 七平衛 助吉郎 登郎 助郎 七二

增補蘇批孟子

明治十三年二月十日 板權免許
 同 同 年三月廿二日 刊成 本御届

愛媛縣士族

校疏兼出板人

藤澤南岳

府下東區淡路早二丁目十六番地 寄留

大坂府平民

岡島真七

東區本早四丁目十二番地

業允人

同

松田正助

西區京町堀上通三丁目廿六番地

定價七十五錢

